



# 年轻时

✉ 我们向

# 陌生人奔去

修新羽 | 著



陌生

你的长夏永不凋零  
每个陌生，都是一种可能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 
百花文艺出版社

米古阅读

年轻时



我们  
奔向

陌生人  
奔去

修新羽  
— 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年轻时我们向陌生人奔去 / 修新羽著. -- 天津 :  
百花文艺出版社, 2018.6

ISBN 978-7-5306-7289-1

I. ①年… II. ①修… III. ①小说集-中国-当代  
IV. ①I24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148683号

责任编辑: 郑爽      装帧设计: 肖杰

---

出版人: 张纪欣

出版发行: 百花文艺出版社

地址: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      邮编: 300051

电话传真: +86-22-23332651 (发行部)

+86-22-23332656 (总编部)

+86-22-23332478 (邮购部)

主页: <http://www.baihuawenyi.com>

印刷: 廊坊市鸿焯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: 880×1230毫米      1/32

字数: 167千字

印张: 7.5

版次: 2018年6月第1版

印次: 2018年6月第1次印刷

定价: 36.00元

---

## 目 录

001\_ 年轻时我们向陌生人奔去

015\_ 许狰狞与莫等闲

051\_ 炼岁月以成仙

067\_ 山与江河

085\_ 那些千金难买的光阴

105\_ 长夏

119\_ 它陨落如星辰

135\_ 不仅是雪

## 目 录

145\_ 刀立地成

163\_ 维心主义

181\_ 安年

195\_ 安竟

207\_ 食色

221\_ 那时英雄年纪小

年轻时我们向陌生人奔去

从宿舍骑车去教学楼，又一枚树叶落到我车筐里，和之前的那些类似，边缘枯黄翘起，没法儿留做书签。车筐里已经有四五片了，我从不把它们扔掉，而是骑车载它们穿行于校园，猜测需要多久才能把车筐装满。

晚上取车的时候，叶片不见了，车筐变得干干净净。我站在那里想了会儿，不知是谁拿走了它们。这是种古怪的行为，这是个古怪的问题。

下自习的人蜂拥而出，有声音在喊我的名字。王贺站在路口朝我招手，我不知道该不该冲他微笑，只是低下头，推车朝相反方向离开。

回到宿舍后，我开着台灯给江子文写信。我们把邮件称作信，这样听上去更郑重些。

本来他说要我亲手写，却又担心以后弄丢了太可惜。暖气没来，手裸在外面逐渐僵硬，我打几行字就得停下，赶紧伸到口袋里，在这些短暂的间隙，逐字审视自己写下的内容。信里谈到了前天下的初雪，深至脚踝；恰好路过他们学校时，遇见的漂亮女生；最近在读的几本书，他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看看，如果觉得乏味也没关系。

写到一半儿时我突然开始想念他。这种想念是种无可抗拒的力量，驱使我找出他的号码来。对着那些数字看了几秒后，又放弃了

打过去的念头。我继续写信，越写越觉得自己的生活平凡乏味毫无意义。这是我专门申请来和他联系的邮箱，收件箱和发件箱里都只有他的名字。我永远称呼他为江子文，他永远叫我亲爱的冯，每封信里讲的事情都差不多，零零散散，和生活本身一样零零散散。

桌上的瓷杯里放着两枚弹壳。瓷杯是我高中的时候买的，上面写着“人生就是一场修行”。弹壳是我大学军训时打靶留下的，捡它们的时候没想过会那么烫，在我手上烙出了两个小泡，直到现在还有白亮疤痕，提醒我永远不要过于心急。写不下去的时候我从瓷杯里拿出弹壳，拿在手里看着。弹壳很凉，有些粗糙。也不知道当时是怎样想的，居然要去捡这样的东西。我觉得现在是没必要心急了，没有什么话是非说不可，所以又把之前写下的内容删掉许多。我花了很长的时间，这封信依旧没有写完。

几天后，江子文来宿舍楼下接我去看电影。我坐在自行车后座，搂住他的腰，闻到一股洗衣粉的味道。

“抱紧我，”他说，“再紧一点儿。”

我收紧胳膊，侧脸贴在他背上。大衣的质料很光滑，让人感到莫名的温暖。

路旁的行道树不断落叶，叶片像是流星般，不可捉摸地，一枚枚毫无规律地落下。我有点儿想要许愿，但觉得这样的行为很傻。

江子文说：“你还在写那封信吗？写得怎么样了，我很期待。”

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，就什么都没说，只是又紧了紧胳膊。

他没再问下去。



那是场很无聊的电影，导演似乎想要同时讲述很多个故事，但哪个也没有讲清楚。江子文边看边玩手机，手机屏幕的光刺得我眼睛有些难受。我稍微偏了偏头，觉得很困。

看完电影去吃饭的时候，我问江子文还记不记得我们是怎么在一起的。“是因为那场流星雨。”他回答。餐厅暖黄的灯悬在我们餐桌正上方，他的眼睛湿漉漉地含着光，所有表情都变得美丽而生动。

那天晚上据说有流星雨，峰值在凌晨三点。他告诉我这个消息，然后问我感不感兴趣，时间到了他可以叫我。其实完全没必要，闹钟设定起来并不麻烦。接到他短信时，我开完例会正往宿舍赶。路灯的暖黄从树枝间漏下来，漏在路面，漏在路面的积水里。我觉得很累，太阳穴隐隐作痛，抬起头看了天空几眼，发现云层很厚，被灯光映得发红，万里无星。然后我回复他：“很感兴趣，那你早点睡。”

其实从我的宿舍里望出去根本什么都看不到。没有云也没有月亮，醒来后我穿上很厚很厚的衣服，把自己裹成球状，觉得并不算冷。凌晨三四点的校园很没意思，没有人，只有路灯还亮着，一直和他聊着我才没睡过去。很困倦，觉得自己头颅深处正传来一阵阵闷痛。他肯定比我还要困。

江子文的声音在发抖。

“你冷吗？还是很困？”我问他。

“我觉得不能再这样下去了，你别打岔。”

这次我仔细听了听，他的声音确实在发抖。

“你刚才没有反驳，那你就是也喜欢我。”

他刚才一直在讲我们最初是如何相识。看话剧时与邻座闲聊，留下联系方式；每晚的短信，一封封的邮件；每周一次的见面。我不知道这些有什么需要反驳的。我向他承认，自己确实没有反驳。他声音抖得更厉害了，语气很急，说他也想不到最后会是这个样子，我们居然能这样遇到彼此。

不久之后一个周末的上午，接到他电话说让我去阳台。楼下有一群人在笑，看见我后热烈地鼓掌，但我不认识他们。地上是大束玫瑰花——大到我不可能抱起来——被寒风吹着，有的花苞还没有开放。我穿着睡衣站在阳台上。风不算大，刮起来却特别冷。我觉得自己浑身都在疼。他站在最前面，举着一个小方盒。盒子里大概是戒指。有人在尖叫，是我舍友跟着跑出来看热闹。她们兴高采烈地把我拉回宿舍，告诉我要抓紧时间换衣服，赶紧下去。这无关紧要，他总会等的。我来到楼下，身后跟着一群人，有些我认识，有些我根本见都没见过。我向他走去，莫名其妙地觉得难堪，而做出的表现却更像是羞涩。他打开那个盒子，单膝跪地，仰起脸来看我。

我放下刀叉，觉得双手空落落有些别扭，就又把它们拿起来，随便切割着盘子里剩下的菜叶。江子文复述着当时的场面，脸色微微发红，好像有些激动。

我看着江子文的脸，想起了王贺。那天王贺的脸被寒风吹着，也显出这样的颜色。他站在宿舍楼下，对我说，这事他知道，他不想知道，他不敢告诉我，每次看见都特别难受但他就是不敢告诉我。我站在离宿舍门几步远的位置，想赶紧回去把一切都忘掉，可是整

个人都动不了。我还记得那个女生是怎样笑的，笑着拉住江子文的手。他们总是在一起吃饭，总在一起。他们已经在一起了。那晚王贺告诉我，江子文身边的那个女生是他新交的女友，在他们学校谁都知道。那晚我发短信给江子文，告诉他我很难受，他过了很久才回复，问我为什么。我告诉他我正在思考原因，还没思考清楚。他说不知道该怎么安慰我，似乎所有安慰对我都不会起什么作用。

江子文似乎已经说完了，周围突然安静下来。我想要说点什么，但感觉喉咙发干。喝了几口饮料，嘴里是黏腻的甜味，牙齿隐约作痛。外面的天色早就暗下来，像是有一团墨色在天宇间晕开。

我问江子文能不能把窗打开，这里有点闷。他说外面太冷了，风也很大。他说得很正确。我向他道歉，说自己总有些古怪念头，难为他忍受了这么久。他盯着我看，然后慢慢地把窗推开一条小缝儿。寒风从缝隙中涌入，发出尖锐啸音。

“外面真的很冷。”他说。

桌上的饭菜被风一吹都凉了，没法再吃下去。

“走吧。”我说。

[ 3 ]

昨天晚上我做了个很古怪的梦，被成群的落叶追赶，它们飞舞着，发出瑟瑟声响。我在森林中奔跑，然后遇见了胸口有月牙图案的黑熊。它举着一枚红叶坐在草丛里，似乎在等我，眼神非常忧伤，湿漉漉的，让我想起了江子文。

醒来后我在床上又想了很久，试图弄明白这个梦在暗示些什么。

熊怎么会像江子文呢？我喜欢你，就像喜欢春天的熊，是这样吗？想着想着，就觉得一切越发不可理喻。这是一段不可理喻的爱情。

我从上上周开始练字。

把同一个笔划练上很多遍，几小时后便收获了很多死气沉沉的废宣纸。我把它们一沓沓收在书桌底下，看书的时候能闻到很浓的墨汁气息。很久以前我能从江子文身上闻到相似的味道，可是现在连记忆都变得模糊。江子文自己也是很久都不再练字了，因为学业繁忙，学生工作也很忙。有一天，我发现写字台下放满了废纸，心情突然低落起来，就打电话给江子文，问他有没有时间来陪我走走。他想了几秒，然后答应。

黄昏时分，我们手拉手走在校园里。之前我们很少这样做，总是在发短信，彼此都有自己的事要忙。天边有个小而圆的太阳，亮亮的橘红色，像厕所昏暗灯光下烟头的火光，不同的是它平稳地燃着，没有闪动。

他在讲些什么东西，声音很低，我有点儿听不清楚。这样也挺好，他说他的，我回忆我的，谁也不打断谁。后来他不说了，这种嗡嗡的声音在我耳边消失。我转过脸去冲他微笑，他捏了捏我的手。

我们走到了情人坡。江子文抱膝坐在长椅上，四肢柔软地缩起来，那么高的人，此时却像个还未成长的少年。我不坐，我就站在那里看着他。俯视他的机会真的不多，这个角度是陌生的，让他似乎也变成了一个陌生人。上次我这样看他的时候，他手里拿着装戒指的小盒子。他又开始讲话了，这次我听进去了一些，是他小时候的事情——他从二楼的阳台上掉下去，却有惊无险。我听了只觉得心烦，这都是些无用的信息。没什么可担心的，他现在好好地站在

这里，说明所有的危险都过去了。不要再谈论这些了，这些不重要。重要的是我们相遇了，我们相爱了，此时此刻我们在这里。

我告诉他我根本就不关心这些。

他仰起脸来看我：“冯，我现在有点儿怀疑你是在故意折磨我了。”

我没有，我觉得我没有。

“亲爱的冯……”

他这样呼唤着，从长椅上起身，给我一个轻轻的拥抱，胳膊很虚地贴在我腰上。冬夜的空气从这手臂与腰的空隙间慢慢渗入，还是很冷。

回去后，我决定给他写信。已经很少用笔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字迹毫无变化，还是向右倾去。我把信纸撕掉，试图一笔一划地重写，但效果与之前相差无几。于是我决定妥协，就这样继续写下去。这次写得很快，依旧是充满了无关紧要的细节。最后在信封上写好地址、收信人、寄信人。字迹里充满了小心翼翼，像是初恋少女的情书。或许就是一封情书，我把一切都没有写清楚。他没法从中猜测出我到底在想什么。我并不担心它会被弄丢。这正好是一场考验，江子文，所有弄丢了的东西都是不值得留下的，是生活将它们淘汰了。

写完信后，我觉得眼睛开始疼，好像有泪水泛上来。大概是因为台灯的光太亮了，信纸太白，我又盯着它们太久了。

[ 4 ]

接到江子文电话的时候，他已经来到了宿舍楼下。从他们学校到我们学校坐火车也要三个小时，现在是早上八点。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么着急。

“我昨晚才接到你的信。”他说。

“九点的时候我要去实习。”我说。

他坚持要送我去地铁站。我们步行在校园里，路上的落叶已经被打扫干净了。早晨的阳光从树枝间滑落，光影在我们身上浮动。我想起初中时背过的句子“日光下彻，影布石上”。我们像是两尾不知游往何方的鱼，每时每刻都浸在这浮世的冷水里。

“你爱我吗？”他问。

“有段时间是爱的。”我答。

“现在你爱我吗？”

“或许不爱吧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，就又补充说：“或许爱吧。”这句话和“或许不爱吧”也没什么区别。

“为什么？”他不断问着。

“因为我觉得我爱你爱得太不值了，总要自己再捞些什么回来。我很讨厌练字。对它的厌烦，会逐渐损耗掉对你的爱。总有一天我就可以不再爱你了。如果那天是在很远很远的以后，或许我还可以学会一门技能。爱是那么有用的东西，为什么不好好利用？”

“事情有那么简单吗？白痴。你之前从没谈过恋爱，根本不懂这

是怎么一回事。”江子文一边唠叨着，一边把手套摘下来递给我。

手套带着让人恶心的温热，像被坐热的凳子。我把手套拿在手里，过了会儿才戴上。

他把手缩进衣袖，放进口袋里，不再说话，只是向前走着。我放慢了步伐，他也跟着走得越来越慢。已经能看得到地铁站，没多少路可走了。

“我应该直接打电话给你。”

“不用，没什么想说的。”

“这种感觉没法用语言表述，听到呼吸声就足够了。”

“听不到呼吸声，我呼吸很轻。”

“不管你怎么说，不管你说些什么我都会承认。因为我让你难过了。”他语速很慢，字句清晰地说，语气里有种难得一见的真诚。可是这没有用。

“你太傻了，江子文，正常人是不会这么傻的，傻到有些假了。”

“是不是真的，你又怎么知道？”

“我们都太年轻了，这些都是真的。”

“你的话毫无逻辑。”他轻轻捏住我的手腕，语气有些急。

我想起了上次他语气很急地说的话，他也想不到最后会是这个样子，我们居然能这样遇到彼此。我们谁也想不到最后会是这个样子。

“本来就毫无逻辑。你抓紧时间回学校吧，我也有自己的事要做。”

他叹口气，慢慢松开手。我把手套摘下来递过去，向后退了一步。

“我做错过很多事，然而我需要你。”他接过手套，把它们塞到

口袋里。他的语气里似乎有什么东西冷了下来，我觉得自己在面对一团慢慢熄灭的篝火。曾经可以在它的光辉下狂欢，用它的温度取暖，但现在它变成黑炭变成白灰，我却只能这样看着。

在这一刻，我们又变成了陌生人。我不认识他，所以没必要怀疑他。他不认识我，所以没必要骗我。我们俩面对面站着，怀着一种美丽的真诚。他的眼睛不算大，湿漉漉的，目光柔和得像是一头小鹿。

告别的时刻已经到来，我转过身离开。地铁将要到站，从隧道远处传来风声。

等待着上车的人很多，一大团一大团地挤在那里，我还想再等一列。可是身后的人都太过心急，车门一开就推搡着向前行进。我莫名其妙地移动起来，最后被推了进去。

地铁是穿梭在地下的怪物，我们都被它吞到腹内，拥挤在一起，谁也不认得谁，谁也不记得谁，在彼此模糊的记忆里变得面目全非。我一张张看着周围人的脸。有人长着和他相似的鼻子，有人长着和他一样湿漉漉的眼睛。有人看上去很像他，但终归不是他。

## [ 5 ]

后来我才知道，那天江子文回宿舍后找王贺打了一架。那天下午王贺打电话给我时，并没有提到这件事情。他只是问我心情如何，然后讲了几个笑话，尽到了作为朋友的安慰职责。

后来我独自去看了那场音乐剧，提前两个月就把票买了，准备约会的时候看。那时还不知道会分手。



天气预报说有雨夹雪。担心回程艰难，我带齐了雨衣、雨伞，又往包里塞了件厚外套。如果是和他一起去看，可能会特意不带这些装备。即使回去后生病发烧，和他一起经历真正的风雪也是挺有意思的。

出发的时候，天还没全黑，但是路灯已经亮了，很温暖的一排。我觉得自己不像出门，反而像朝着某处归去。来不及吃饭，在路上买了两个面包，等地铁时狼吞虎咽地解决掉了。

提前半个小时进场，不允许携带食品或饮料。进场后我无事可做地等在那里。无数陌生人走了进来，无数空座位慢慢被占满。我们都坐在这里，很有耐心地等待着开场。我身边的座位始终是空的，那张多余的票被我放在了书桌底下，和几摞厚厚的宣纸一起。

多年以后才知道真爱是谁  
这是傻瓜都能拥有的智慧  
多年以后才知道为爱后悔  
这是恶棍都能拥有的美德  
可是已经无路可退

这部剧讲了个很虚伪的故事，里面的每个人都很愚蠢，不明白该如何为生活做出选择。

灯光下，每个人的面孔都白花花一片，五官鲜明，喜怒哀乐都夸张到毫无意义。两个人激烈地争吵，像所有音乐剧中一样，吵着吵着突然开始唱歌。